

集
錄

82

7/2230

錄

(4)

錄

鐵

逆



南強書局版



鐵 戀

馬 寧 作



上海南強書局版

你們要戀愛是不是？

因了兩性的戀愛而盡量享樂者是溺於愛；反之，以大眾的幸福爲你生存的目的者，是浴於愛。前者是使自己沈淪，後者是使自己崇高。

歷史的車輪已經轉到必然的新階段：它已經碾到你的脚跟來了，你要向前嗎？不然，它就要把你衝倒，在你的身上碾過去，那時，你還要饒舌些甚麼呢，屍身老爺？



——哈哈！

苴茵姑娘從開刀間的走廊裏很快地就走到外面草地來。

苴茵姑娘不只一次遇着這樣的事了：外科醫生章柳村在開刀間裏同她姐姐芝眠姑娘鬼混，已經是很常見的事了。

看護姑娘們也這樣告訴過苴茵姑娘。

今天，她又聽見章醫生和她姐姐的談笑聲，忽然有些不能不偷看究竟的念頭了。她在草地上癡

立了一忽，就又走向走廊上來，偷偷地把脚步輕移着，終於，她站在開刀間的門口了。

開刀間的門緊閉着。

走廊是寂無一人。

苴茵姑娘緊急的心跳，漸漸地靜下來。

——不要這樣，怪沒意思！

——我高興要的！

芝眠姑娘好像在拒絕章醫生甚麼似的，苴茵站在門口有些擔驚起來，難道章醫生強迫她姐姐甚麼嗎？

——你真是一位滑頭！

芝眠的聲音。

——你真是一位可愛的姑娘！

章醫生的聲音。

苴茵姑娘聽了有些忍不住了。

——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在這裏聽了嗎？你們這樣無拘無束的事體已經都給我知道了……

苴茵姑娘忽然把頭仰起來，因為她聽見裏面響動得太利害了，好像兩個人在相打一樣。

——我告訴過你的，不要老是這樣！

芝眠姑娘埋怨的聲音。

苴茵姑娘的腦筋一清。

她把頭漸漸地低下來，兩個膝頭就跪在地板上。這樣，她總算可以從鎖匙孔裏看到裏面去了。

一幕使人眼熱的情景就現了出來。

章醫生的眼睛使人一看了就要害怕地發着光，他拖着芝眠姑娘的手；芝眠姑娘把頭扭回來，好像要逃脫一樣。

——豈有此理呀！

苴茵姑娘差不多要叫了起來。

但她把兩眼閃一閃又挨近鎖匙孔去了。

——你們做醫生的不應該老是和我們做看護的纏個不清呀！

芝眠姑娘恨恨地說。

——怎麼，你干涉我嗎？

章醫生好像怒了。

——不是干涉你的，但請你不要太動情了呀！

章醫生的怒色就變為笑態了。

——但是，我的確高興你的！

芝眠姑娘不說話。

沈默着。

三月的天氣就同初戀的人一樣，老是使人沉醉，興奮！在外邊，草地上的高聳着的柳樹裏，傳出了蟬音。這聲音送進了苴茵姑娘的耳朵，好像是在說：春天，現在是春天。

——親個嘴吧：

章醫生把芝眠姑娘的手一拉，擁抱着她了；她把頭低下來，如像一隻被人捉着的山兔，要走下地板而逃脫一樣。

章醫生順勢就在她耳朵旁邊掙了一個吻。

苴茵姑娘不覺也體熱起來，因為這樣的情景

現在她的眼前，雖然她自己不是在章醫生的腕裏，章醫生的嘴唇不是落在她的耳朵邊，但却正是她自己一樣地感到充分的興奮。她覺得在章醫生的腕裏的不是她姐姐，而是她自己一樣。

年輕的小女的心情，就同柳絮一樣的輕微，只要風的氣息一吹，她就要飄舞起來。

苴茵姑娘忽然就同風中的柳絮一樣，她的理性已經被風支配，於是她的頭就不自覺地碰着門了。

——Who?

苴茵姑娘連忙站起來，好像一隻被獵狗逐着的小鹿一樣，就輕快地走出草地去了。

蟬鳴就停止着了。

苴茵姑娘把頭仰起來一看：綠青青的柳葉拂盪在她的頭上。

——可愛的春天呀！

她忽然癡想了起來。

——妹妹你站在這裏做甚麼？

芝眠姑娘已經出來了，她走向她的妹妹身邊
來。

——沒有，沒有甚麼。

苴茵姑娘連忙答道。

二

荳苗姑娘現在是十八歲，她的姐姐比她長三歲。

她們姐妹兩個本來住在鄉下。

那是L縣。

L縣是一個農民革命的策源地。

農民是最慣於在自己的鄉村生活着，他們的災難不會使他們減少了生活下去的熱力；縱然財主的壓迫在上，地主的威力不停地向自己進攻，但他們依舊要生活。

要生活這是農民們向來的習慣。

不知道封建勢力的真意味的人，並不要去翻讀幾千年傳下來的史冊，只要他去向現在的農村，去認識農村的經濟組織，他就會一目瞭然。

時代雖然已經是民國，但殘餘的封建勢力依舊支配着中國大多數的農村。

這是個事實。

中國的歷史還沒有翻過這樣的一頁。

但，農村雖然佈滿着那樣的氣象，在農民的生活意識裏却漸漸地生長着一個新的觀念。這個觀念引導他們漸漸地認清自己的真面目，使他們的生活漸漸地不安定起來。

這樣，接着來的就是動搖。

動搖這個字眼，就是一切改革的新號音，它就是代表了舊的漸漸腐爛而新的萌芽就在爛掉的堆裏種了根的意思。

於是，L縣自然不能是例外。

那時，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D軍閥軍長，聲雄氣壯，他一人的勢力差不多支配了C省，L縣就是他支配下之一。

凡是軍閥，都是同農民對抗的；反過來說，封建制度之不易在農村消失，就是因為軍閥依舊存在的緣故；再說下去：就是農民之依舊受約束，也自然就是因為軍閥的勢力沒有離開農村的原故。

但是，歷史同太陽的進行一樣，它是會變的，正如春天過後，就必定有一個更熱的夏天到來一樣。

在春天到夏天的歷程中，內中就包含了一個原素：那就是動搖。

這樣，L縣就走入了這樣的一段落。

最受着舊勢力支配的農民生活，他的感覺也就最易從腦袋裏伸張，擴大；就要開始在自己體內生了變化。

正如挑夫一樣，他的左肩挑着東西走了些路

程，他就會感覺到需要調換到右肩來的；因為他非這樣變化就會支持不住了自己的身體。

那麼，L縣雖然是在D軍長的勢力支配之下，但在他的力之下却生長一個反抗的力，這個力終於同他敵對起來。

這個力就是農村組織的動搖。

農民們漸漸地感覺着本身的利害關係，因為他們的勞働代價之成了財主與地主的勝利品，漸漸地使他們自己恥笑自己起來，於是對於壓迫在上的階級就自然而然地對立起來。

凡是對立，就必定會變化。

起初是抗租運動，接着來的就是農民的大聯合，因為他們之會知道需要聯合，就是完全在認識了壓迫勢力是在聯合着的原故。

苴茵姑娘的家庭就是一個模範的農家，她同一位姐姐佔有了一個父親同兩位哥哥。

苴茵姑娘姊妹自然是每日參加工作，妹妹同

哥哥自然一樣是賣力的機器。這種生活之下，苴茵姑娘就養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性格，她的姐姐呢，雖然如她一樣地過着生活，但她却把農村生活看成她自己的大障礙，她不願在農村，她以農村爲絕路。但苴茵姑娘却喜歡家。

終於，她的姐姐託了一位表戚替她周旋的結果，她要離開農村走向都市的C州去了。

那一天的情景，現在還繞在苴茵姑娘的腦際。

是冬天。苴茵姑娘同她的二哥送她姐姐芝眠上路。起先乘鄉船。在船裏芝眠姑娘在希望着她的光明的前途。

——姐姐，將來你也許會看我不起了吧？

她的姐姐笑了一笑。

——是姊妹，總不見得吧？

二哥插着說。

在火車站裏，兄妹三人在人叢中擠着。

芝眠姑娘上了火車。

汽笛叫了一聲，車身動了。

苴茵姑娘要哭了起來。

——姐姐，你不要忘了家呀！

姐姐把頭從車窗裏探出來。

——我一個人去呢……

——是的，在家裏有父……

二哥也好像妹妹一去就少了一個人帮忙的樣子，傷心起來。

二哥同苴茵回家來。

——二妹，你自己少了一個談心的姐姐了！

在船中二哥說。

——不，我喜歡家的。

苴茵姑娘說。

姐姐到了C州漸漸地忘了家，她已經給都的空氣吞了。

姐姐是做R醫院的看護姑娘去了。

——要看護病人呢，姐姐大概很忙的！

有一天父親埋怨着姐姐沒有寄消息回家來，
也不寄錢回來；妹妹就這樣替姐姐說情。

妹妹雖然在農村裏，却沒有忘記在都市裏的
姐姐。

農村變了。

農民們由抗租運動而武力反抗了。

他們已經瞭解了只有土地屬於他們自己才有
過安樂日子的可能。

終於鋤頭變成了他們的鎗桿了。

他們把封建制度根本推翻，而走入了最新的
階段了。

不久，附近F縣也跟着同樣的行動了。

農民已經知道農民們自身的幸福，是要靠自
己的力來完成的。他們已經不相信資產階級的豪
紳和官僚的假意，他們已經否認一切自身利益以
外的一切條件了。

他們由求解放自己而開始正式向舊勢力進攻

了。

最新的自由農村，就這樣確立了。

但，推翻了代表舊勢力的豪紳和地主階級，還沒有根本剷除了舊勢力的保障者有鎗階級，終歸還是絕路，不久，農民們的鋤頭終於被子彈征服着了，D軍長的強壓政策佔了勝利。

農民們都遭了毒害，自由農村變成血海了。

苴茵姑娘已經失了整個的家庭。她剩下來了。她被殘忍的毒殺弄得自己成了獨一的車輪了，她不能再在農村立足，她終於開始轉動，帶了一個傷心慘目的影像去見姐姐。

——都市裏沒有使我們害怕的，妹妹！

姐姐迎接了逃難的妹妹，這樣安慰她。

——父親和哥哥……

妹妹傷心着。

——唉，那是沒有法子的。

姐姐這樣說。

苴茵姑娘開始活在都市裏，她也是R醫院的看護姑娘了。

她戴着好像弓月一樣的白帽，穿着白衣裳，把農村裏的習氣都消失了。

姐妹的性格有一次的談話可以證實。

一個晚上，在草地的柳樹下，姐妹倆談起了家。

——妹妹，你還忘不了家嗎？

——我忘不了的不是家，是父親同哥哥的死呢……

——妹妹要哭了。

——忘了吧，他們已經死了。

——可是，他們在我腦裏留着一個很傷心的影象呢，姐姐！

——我不會的，那已經是過去很久了！

姐姐很不關心地说。

這就是姐姐對於一切的態度，但苴茵姑娘正

和姐姐相反,她對於一切都不能無關痛癢的。

三

C州裏生活着的苜蓿姑娘，就同C州的革命進展一樣。看看一天就不同一天了。

中國已經開始動搖了。

這邊的新政府同北方的政府成了一個角對，這邊的民衆都在熱心新政府的策略，擁扶它，希望完成了中國的解放運動，所以革命軍之節節勝利，自然是全賴工農幫助的結果。因爲受着最深壓迫過的工農民衆，對於革命自然是看着切身的利害問題，他們不惜犧牲性命去冒險，去衝鋒；每當革

命軍未到達時，他們已經把勝利握在手中了。

苴茵姑娘就同這個革命的進展一樣，生長在同鄉下初來時完全不一樣了。

苴茵姑娘變了。

她現在的性格已經比以前更進一層的喜歡根究底了，因為她受了鄉村裏的大恐慌，逃到這都市的革命策源地，吸了這邊的新空氣，聽了這邊的風聲，她已經知道了比她從前所知道的更深一層了。

苴茵姑娘的眼裏的世界已經大得多了。

就在面貌一方面，苴茵姑娘也變得多了，這是無論誰都看得到的。

有一天，她們在草地上談天。

——苴茵已經不是從前的苴茵了！

一位看護姑娘指着她笑着說。

——是的，我妹妹變得多了！

姐姐替妹妹這樣說。

——從前的臉色有些黑，現在不只變得好看，就是兩頰的紅暈就足夠把她以前的鄉下姑娘氣色消滅了。

一位說。

——我果真變了嗎？

苴茵姑娘自己也喜歡自己變的。

每個姑娘都喜歡這樣變的。

現在，苴茵姑娘實在好看多了。

不高不低的身材就已經有些美人風了，臉孔是瓜子樣，兩個笑渦是無論那個看護姑娘都比不上的；只要她一笑，就無論甚麼人都要把視線注視着的。一對大眼睛尤其惹人注目，那太活動了。蓬蓬鬆鬆的黑髮上面，戴了那麼的一頂白帽，就好像黑雲上面掛着的半弓月亮；白的衣裳是很能夠使人看了起了一種純美的觀念的，而苴茵姑娘却多了兩根豐盈的手，好像一對玉燭台一樣，很有些意大利石的雕刻品的風味。她的腳也有許多美點的，

穿着白襪兼白鞋的時候那簡直沒有比這更使人喜愛的腳了；跑起路來時，你假如跟在她的後面，那你真會以爲你是看見了兩根玉槳在划着船兒游湖呢。假如她在月光下站着，那簡直就是一幅絕世的美人畫。

苴茵姑娘是年青兼美麗的。

但，她却不是幸福的。

醫院的看護生活就是不能使她幸福的關鍵，這不只她一人這樣，就是別的姑娘們也一樣地感到。

在中國，現在雖然說是革命了，但女子們的人格却並沒有提高到怎樣，男子們對待女子還是另個眼光。縱然C州的革命風潮如狂濤大浪一樣，但在R醫院裏却是無關痛癢的。好像凡是女子，只有做人家的太太才是獨一的高貴出路一樣，而做看護姑娘却不然。

苴茵姑娘雖然有個高貴的性格，縱然年青又

美麗，但，男人眼光裏，她只是一位看護姑娘，她不過是看護病人的。所以，她自然比別人更受一重威嚇，因為她不應該美麗。

美麗的女子雖然常常被人看重，但這看重裏面就包含了掠奪的意味。

美麗的女子的地位，常常比不美麗的女子所處的社會地位要壞，要動搖些。

這樣，荳蔻姑娘就沒有充分自由發展自己的個性的機會，她常被外力支配。

這是她的一種不幸。

看護姑娘的資格使她減低了人格不少。

有一天林醫生和她開玩笑。

——荳蔻，你真動人呀！

荳蔻姑娘的臉孔即刻就漲紅了起來。

——你說我……

林醫生於是說道。

——你很中我的意！

——我知道你常常要找女子開心的——苴茵姑娘答道——但我……

——你怎樣呢？

——我，我不願意……

林醫生聽了笑起來。

——你是一位看護姑娘呢……

苴茵姑娘板起了臉孔。

——看護姑娘怎樣？

林醫生笑了起來。

——我說你是……你不過——林醫生沒有說出來，但即刻變了口氣——我是醫生呢。

——醫生怎樣呢？

苴茵姑娘說，大大方方的。

——醫院專靠我們呀！

林醫生於是拉住苴茵姑娘的手，伸出一隻手來摸她的臉孔。

——不行！

——沒有不行的！

苴茵姑娘起初是反抗，接着就高聲喊了。大家知道了。

晚上，服務時間過後，看護長找苴茵姑娘，第一句話就是：

——你反抗醫生是不是？

——他不守規矩呢。

——你對他不住的。

——他強迫呢——苴茵姑娘道——他好像以爲看護姑娘應該隨他怎樣就怎樣的！

看護長板起了臉孔。

——你不應該反抗醫生；錯是在你的。

苴茵姑娘好像頭上給人打了一棒。

——我沒有錯的！

——我告訴你：你不應該反抗醫生！

苴茵姑娘還能夠說甚麼呢？

——你這次完全錯了，你看你自己太貴聖了！

看護長去了。

直苗姑娘頓着兩腳。

睜着大眼睛。



從這件事發生了以後，苴茵姑娘已經認清自己是甚麼人了；她在別人的眼中是麼東西，她自己也看出來了。

但，苴茵姑娘却并不因此而改變了性格，不過她的外表的性格現在變成她心胸中的力素吧了。外表看起來她好像已經成了一隻馴熟的羔羊，其實她的心裏却生長着一根長劍，她受了委曲就只有把心血去磨鍊她的劍。只有她這根暗藏着的劍使她安定着她的看護生活。

現在，別人加在她身上的非議，她不畏嚇，她反把別人的非議，來增加她內在的力量，她覺得她多受一次的委曲，她的身體就要壯大一分。

農村生活的苦難，血汗的臭味，現在依舊還纏繞着她的腦際；不過，現在不是慘痛的回憶，却是以它爲必然的道理來看了。

因爲，農民們終日的賣力，而在豪紳和地主的眼裏却看出自己的光榮；正如苴茵姑娘的做看護，而如看護長所說一樣，她是不應該反抗醫生的調戲一樣的道理。

曾經受過農村生活洗禮的苴茵姑娘，現在生活在都市的氣圍裏活受罪，正增加了她的對於人生的觀念，她受了這兩重的生活的教訓，已經知道世界原是甚麼東西了。

世界是甚麼東西？苴茵姑娘自己好幾次都答自己道，世界是束縛着她的鐵鍊。

然而，苴茵自受了那次看護長的責言以後；醫

生們却真的變了，他們有些提防她了。

她年輕很使醫生們原諒了她。

這樣，苴茵姑娘反得了一個機會體念自己，有工夫來看到自己的內心了。

看到內心甚麼呢？

好像缺乏了一件東西似的。

苴茵姑娘時常自己這樣想着。

當夜晚夢醒之後，苴茵姑娘常常要生起了一種奇特的情緒，這情緒在日間服務的時間中，無論如何不會有的。

奇特的是：她常常無原無故而不能入睡鄉，她常常就這樣睜着大眼睛，看着光線地明顯。

——妹妹，你近來好像很不好睡的樣子，你不覺得嗎？

有一次，姐姐也醒來了，看了妹妹的情景就開口問了。

苴茵姑娘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才好。

——是嗎？我自己也不明白甚麼緣故呢，姐姐。

妹妹終於這樣答她姐姐。

姐姐不說甚麼，照例又大家靜默着了。

好像這樣的時候是常常有的。

妹妹同姐姐兩人常常就這樣把幾句簡單的對話，使暗夜裏起了一種波動：有時候，牆外的蟲音也織入了這個對話聲裏，使姐妹倆常常把話停止而靜聽了。

大概是年輕的人也如歷史的進程一樣吧；有時候是沉寂，有時候就動搖，過了某一時候又就轉入了一個新的一段落。

那麼，苴茵姑娘現在正走入了一個新的段落，但這段落，却不是她已經認清了方面，却好像很憧憬似的。她好像不是自己走入這一段落，而是另外一種甚麼力一樣，把她擠進這一段落吧了。

她好像不得不這樣的樣子。

這以後，甚麼也不使她如她注意姐姐和醫生的來往這件事的使她感動了。

一個人的身體受兩重的壓迫的苴茵姑娘，受了農村的和都市的教訓的苴茵姑娘，現在增加了一種力在她體內激發了。

她不能再寂靜無聞，不關自己的內心的痛癢而過日子了。

有一次，她同許多位看護姑娘們閒談。

苴茵姑娘是注意着別人的議論的。

——我看蜜斯鍾有些和邱助手好意了！你們看出嗎？

一位這樣說。

——好像又對林醫生有勾結的樣子！

一位說。

苴茵姑娘却想起了林醫生摸她的臉孔那個時候來了。

她不禁臉孔紅了起來。

——不，那是林醫生想籠絡她。

幸得大家不注意着她。

——我看章醫生同芝眠也有了些意思的樣子

.....

苴茵姑娘連忙把臉孔朝起來看天，想聽人家關於姐姐的事的談論。

——苴茵你以為怎樣呢？

——大概有些像你們說的吧？

苴茵姑娘說。

——現在只有你比別人乾淨呀！是不是？

苴茵姑娘不說話了。

——其實，你不應該對林醫生那麼難過呀，現在大家都害怕你了。

——那麼，你們喜歡醫生摸你的臉孔是不是？

苴茵姑娘反問道。

——醫生們不願意摸我的臉孔的，我不怕！

活頭的邱姑娘說。

——哈哈！

苴茵姑娘終於又說了。

——我不願意男人家使我難過……

其實她是想說她不願意受委曲的。

她只是不願意受委曲，關於男子，她却常常在心裏動盪起影象來了。

她不過只是不願意受別人的委曲吧了。

其實，她也是一位普通的女性。

受了委曲却使她個性更加力強起來了。

她體內起了兩種力的衝突。

五

太陽的火輪依舊碾着過去。

但，忽然間給黑雲遮去了熱力。

中國的革命舞台變了。

在C州，這種現象自然早已呈現了，第一明白的就是報紙的言論變了，其次就是各種的社團都停止活動，并且活動份子都不住房子，而在囚犯名冊上面却登記了名字了。

太陽的火輪依舊樣，但黑雲却把它蒙蔽了。

這又好像是歷史在後面活動一樣。

在R醫院，雖然沒有大變更；但苴茵姑娘的看護生活却也波動起來了。

在這時期中，苴茵姑娘也給變動的力量支配着了。

有一天，空氣真是沉悶又沉悶，R醫院的大門口，病人真是擁擠萬分；就好像歷史的車輪變動了方向，病人就增加的樣子。

苴茵姑娘比往日忙了，她現在三等服務。

她現在要在病室奔走，又要忙於接待新來住院的病人，她要替他們清理床鋪，替他們料理着。

抬來了一位沉重的病人。

苴茵姑娘連忙去招扶。

因是患的是咯血，所以特別在三等病室外面的樓台裏給了他一個鋪位。

這裏空氣透盪着外面吹過來的樹蔭的氣息，苴茵姑娘招扶病人睡下之後就有些興奮了。

因為這個病人年紀很輕，而是軍人的打扮。

臉兒小小，玳瑁眼鏡裏兩個眼睛微開着，好像他的身體當不住自己的呼吸的樣子，時常不自然地動彈着。

苴茵姑娘一看：就可憐了他。

看看病人的姓名同出身和籍貫看看。

危靜！這個名字很新鮮。

苴茵姑娘想。

退伍軍官，L縣籍。

苴茵姑娘的心忽然跳動起來，假如他不是明明記着他的哥哥已經被殺，那她真以為就是自己的哥哥。

——唉，哥哥都死了！

苴茵姑娘嘆息着。

外面吹過了一陣好風，苴茵姑娘吸進了肺腑去，精神有些恍惚起來了。

她好像看見了他的二哥。

二哥死得比大哥可憐，他是身體被砍做兩段

浸在許多屍身的血泊中間。

夏天的C州，本來熱些；思想好像也是勞働一樣，苴茵姑娘覺得體熱了起來。

思想就是腦筋的勞働，她實在有些支撐不住了。

就好像這個思想是無數的炮彈，一顆一顆地穿過苴茵姑娘的骨髓去的樣子。

——唉，沒有了哥哥的親愛了！

她又感嘆着。

病人大概覺得自己現在很舒服的樣子，睜着眼睛。

病人實在很動人，他很使人憐憫。

苴茵姑娘連忙起身。

她去拿來了體溫表。

——把你的口張開來，把這個含在舌頭底下！

苴茵姑娘很細心地做着。

病人沒有甚麼不能，他把口張開來讓她做着。

看看，有趣。

苴茵姑娘有些笑意了。

這個病人實在使人愛；他簡直好像一隻受傷的羔羊。

——手給我！

這句話有些語病。

病人把手讓她的手指摸着。

很靜，只有熱風拂盪着。

苴茵姑娘自己有些笑自己了：爲甚麼自己這麼地感動呢？

他不是哥哥，然而又好像哥哥。

她不是病人的妹妹，然而自己却正像是他的妹妹一樣。

——你很氣急是不是？

苴茵姑娘測了脈，問。

病人沒有答，他不過只把眼光注視了她一下。

苴茵姑娘記在表上：脈搏一百。

熱度不十分高，不過比平常人却高了些。

沒有別的事要做了，但她却好像還少做了甚麼的樣子。

——你口渴嗎？

病人又看了她一眼。

——大概很想喝些吧，天氣也很熱的。

苴茵姑娘自己下手。

病人喝了一口，勉強吞下。

好像很用力的樣子。

——是嗎？有病的時候就是喝些開水也喫力的……

病人笑了一笑。

他沒說話。

苴茵姑娘倒自己更覺得有趣起來了。

——你是L縣籍嗎？

病人沒有說是的，不過却表示說是對的樣子頭略略地點着。

病人的眼光很使年輕的姑娘心動。

——得了病真是不開心，是嗎？

苴茵姑娘却忘了他是不應該想到自己是在病的。

——靜靜地睡一下，養養神！

苴茵姑娘說。

在裏面，有人叫了。

——苴茵，來這邊招扶呀！

——天氣熱些了，病人真多呢……

病人也點點頭表示這句話不錯。

晚上，姐妹在寢室裏坐，預備要睡了。

——姐姐，我告訴你一件事！

妹妹忽然說。

——甚麼事啦，要問我同情你說它才說嗎？

妹妹自己覺得有些把例外來對姐姐談話的樣子。

——今天來了一位我們的同鄉哩！

姐姐聽了，好笑起來。

——同鄉很多的呀，這有甚麼奇怪呢？

妹妹却以為很奇怪的。

——不，他簡直好像哥哥的樣子！

姐姐有些不耐煩了。

——你又提起家來了！

妹妹很感動。

——我真的常常想的。

——不要再這樣吧，忘了不好嗎？

妹妹不以為然。

——想想家不是好嗎？哥哥同父親死得實在可憐的。

姐姐終於有些感動了。

——妹妹，你的心真比我好些！

妹妹於是笑了。

——是嗎？我簡直把今天來的病人當着哥哥

了！

姐姐也笑了。

——那麼，哥哥就是了！

——是的，我真不會忘記哥哥！

六

——弟兄，衝前去！我們定歸要勝利！

醫生連忙把危靜的手按住。

病人浮浮沉沉地微開着眼。

他的眼裏現出了一個大野。

大野的盡頭一座高山，高山上面敵兵的戰旗在聳舉着。

危靜率領着一團兵，自己左手撐着指揮刀，右手握着炸彈。

兵士的心裏不是心跳，而是炸彈的震動。

大野裏，危靜一人在前，率領一團兵士向高山衝鋒去。

爲着，勝利的自由，他同兵士們要打破敵人的戰壘；把世界永久由大眾掌握着。

危靜好像覺得自己就是一顆炸彈，他好像就要爆發一樣的支撐不住。

他要衝上前去。

他自己一步一步地向大野去。

兵士好像川流一樣在後面跟着。

危靜好像是一隻戰船，兵士就好像逐浪，狂擁着他向高山衝鋒去。

大野裏沒有飛鳥，沒有樹林；只有太陽的熱光，只有心胸裏面的激動。

高山上面標榜着敵兵的戰旗。

那旗子上面現着‘舊時代’的臉孔。

危靜率領着一團兵向前去，他們手裏握着一顆爆發彈：彈心裏活着‘新時代’，的苞蕾。

大野裏一團兵擁着一位團長。

高山一步一步地在眼前明顯。

腳步快了。

兵士們看着自己的影子向後退走。

無數的人羣向前衝鋒。

無數的影在後退走。

高山上面等着舊時代。

大野已經在後面了。

危靜率領着一團兵士向高山頂衝鋒去。

兵士如像火藥，危靜好像彈丸，他一直向上衝鋒。

舊時代已經被踐踏了一半。

危靜已經到山中間了。

他已經佔領了舊時代的腰身。

忽然，太陽晒到山後面去了。

危靜眼前黑暗得分不出方向。

他如像一隻老鷹，正飛在天空，忽然翅膀離開

了身腰，他跌下來了。

跌下來，跌下來，一直跌到病床上。

——啊，啊，……

危靜的胸膛裏好像萬馬奔騰。

醫生連忙把他按住。

——喂，你怎樣了？

病人不知道甚麼。

苴茵姑娘把冰袋放上他的胸膛去。

——你要把心靜下來呀，病的時候不好想東想西呀！

醫生有些沒辦法了。

這病人的腦筋好像掛着在雲端一樣，風怎樣吹，它就怎樣動搖。

——啊……啊……

危靜的口裏忽然飛出了一顆紅炸彈。

這，把白被單染成了紅氈了。

——唉，真沒辦法！

苴茵姑娘嘆息起來。

醫生把聽診筒挨近病人的胸膛去。

——他的心跳浮沉得很，現在要設法給他安睡！

醫生告訴苴茵姑娘。

她點點頭。

醫生去了。

苴茵姑娘嘆了一口氣。

她把白被單調換了一個新的，重新把病人安置着，把枕頭清清。

——你太像我哥哥了！

苴茵姑娘沒有說出來。

病人很靜地呼吸着。

在樓台裏，現在只有危靜一個人，因為他患咯血，他不能同其他的病人在一個房間裏。

苴茵姑娘並不想離開這位病人。

他是一位軍人，他很年青，他病得可憐。

他又是她的同鄉。

她是完全可憐他的。

自己的哥哥被毒殺了，現在的感情很容易動搖。

可愛的年青人都有做自己的哥哥的可能。

已經是夏天，所以在C州就熱得可以了。雖然在這樓台裏比裏面的病室暢涼些，但從柳蔭裏吹進來的也帶着使人氣急的熱氣。

這個樓台是很合於夏天的生活的。

在這兒晒着一位病人，又像自己的哥哥；苴茵姑娘就把這個樓台當着家庭了。

她在這病人面前就常常直接回憶着父親同哥哥來的。

哥哥同父親本來不應該死的。

但，他們却的確死了。

病人的危靜還活着的，他像哥哥。

那麼，苴茵姑娘就當追念自己的哥哥加倍地

憐惜這位病人了。

一位年輕的姑娘的心地就是這樣

苴茵姑娘并不是故意要這樣的。

她沒有特別的心腸來憐惜他。

她只好像本來就會這樣的。

——嘻——

病人忽然這樣叫了一聲。

她，苴茵姑娘連忙注視着。

這種情景是很使看的人心裏難過的。

——做甚麼呢？

病人沒有聲響。

一陣風吹來又消失了。

苴茵姑娘却好像吞了一口涼藥。

——醫生吩咐過的，要你靜靜地睡一下！

她細心地把聲音說得清晰着。

病人好像聽得懂了似的。

忽然，病人第一次說話了。

——我會死不是？

這，把站着在旁邊的苴茵姑娘大大地嚇了一跳。

她應該怎樣答他呢？

這句話太喫力了。

——你說：我要死是不是？

——不，你會健康起來的！

她說。

病人慘笑了一下。

——喫了藥，你的病會好起來的！

危靜把口張了開來，好一下，才有聲音從裏面走出來。

——我會死的，因為我要勝利的緣故。

病人會說出這個話。

實在打動人家的心地得很。

七

膳堂裏沒有了姐姐的蹤跡。

姐姐那裏去了呢？

看護姑娘們都來喫飯了。

而姐姐却沒有來。

苴茵姑娘自己不願意沒有看到姐 姐 就先喫的，姐姐不應該不來的，妹妹是不能不開痛癢的不知道姐姐爲甚麼事不來的。

姐姐現在是在開刀間服務的。

但，姐姐不在那裏。

走到寢室。

果然，姐姐把自己關在那裏。

芝眠姑娘在吊着眼淚。

妹妹的心有些慘傷的樣子了。

——唉，何苦把自己糟撻呢？

妹妹走近去拍着姐姐的肩膀。

這個樣子，很像一位母親。

姐姐坐在床沿不說話，她依舊把眼淚落着。

——好姐姐！

苴茵姑娘不能說甚麼話了。

姐姐爲甚麼這樣傷心呢？

家庭是不會引起姐姐回憶而哭起來的。

姐姐沒有這樣過。

那麼，她爲甚麼哭呢？

姐姐常是不關痛癢地生活着的，難道現在却有甚麼不能不哭的事了嗎？

——姐姐，喫飯去嗎？

姐姐更加傷心起來了。

——不是患了甚麼毛病吧？

芝眠姑娘感動了。

——妹妹，不是的！

苴茵姑娘有些哭意了。

——那麼，和肚子鬥氣做甚麼呢，不喫就會難過起來的。

姐姐聽了也好像要哭的樣子。

姐姐本來是不關痛癢性成的，那麼，應該傷心一下就會好的。

——你不去喫些嗎？

——不好意思去了！

姐姐說。

妹妹真的有些忍不住了。

——你真是太不行了，你和肚子鬥皮氣不如不喫好嗎？餓了當不住的！

——不，有了些氣受。肚子很飽的！

苴茵姑娘聽了，不能再說甚麼話了。

——妹妹，你去喫了吧！

苴茵姑娘依舊站着。

——讓我關在房裏哭過了氣不好嗎？受了氣真好像不哭不暢快的樣子呢。

姐姐這樣說，妹妹也高興了。

——但是，你不應該無聊呀！哭哭不見得開心呀！

妹妹走回到膳堂。

——怎麼，你的姐姐病了嗎？

活頭的邱姑娘開口問。

病了，是的，這句話很可以替姐姐說個好色彩的。

——對了，不過有些頭痛的樣子！

大家不再干涉這個小毛病的事情了。

但，妹妹却好像咽喉裏梗了些甚麼似的，中飯更少喫了一碗。

喫了飯，去看姐姐。

她已經不哭了。

妹妹的心安了。

——姐姐，現在好了是不是？

姐姐有了些勉強的笑意。

——下午我不去開刀間服務了，我要休息一個半天呢。

直苗姑娘於是不得不下批評了。

——無原無故不應該不去呀，人家開話的！

——你說我有些毛病就算了！

這句話妹妹已經說過了。

但在姐姐面前却不願意這樣下去。

——你爲甚麼不去呢？

妹妹的話好像打動了姐姐的樣子。

——下半年我好像不高興去的樣子。

——那麼，好的，我替你兼顧了吧！

姐姐很感謝的樣子。

——開刀間沒有甚麼事的，除非外面有急病的人來就例外了。

——總之，你休息一個半天算了！

妹妹自然不大猜着姐姐心裏的事情，但却有些摸着頭緒的樣子想着。

下午，到三點鐘的時候開刀間的茶役並沒有來叫苴茵姑娘去。

苴茵姑娘恐怕開刀間有事情，特別吩咐過茶役喊她的。

妹妹現在是很關心着同鄉的咯血病的。

剛打過四點鐘的樣子，開刀間說是有事情了，苴茵姑娘連忙去替了姐姐。

沒有別的：不過外面抬來了一位傷兵要開刀就是了。

章醫生並沒有甚麼閒話問苴茵姑娘。

傷兵躺在桌架上，下了麻醉藥，呼呼着了。

因為是要大費事的，所以又來了二位助手擻

忙着。

傷兵是左腿中了彈的。彈丸還沒有拔出，裏面發毒了，自膝蓋起至腳盤已經大兩倍的樣子了。

沒有法子的，如果讓它腫到腰肢，那就會沒救了。

要切斷的。

章醫生好像一位劊子手一樣地撐着一把雪白的刀。

傷兵自然還會掙扎的，但苴茵姑娘忍着心腸也出死力的按住着。

開刀的時候，傷兵高聲地呻吁。

終於切斷了。

傷兵不叫了，已經痛得失了感覺。

原來子彈是鉛的，并且是中了毒的，這就難怪要腫大要腐爛了。

中國的戰爭也算有了相當的進步，居然毒彈也利用了。

兩位助手去了。

章醫生洗淨了手。

——你姐姐不像你的皮氣！

苴茵姑娘並沒有比姐姐溫和的，這是章醫生捧承了。

——我姐姐怎麼呢？

妹妹有些知道姐姐哭的原因了。

——她，她和我鬥氣過！

妹妹抱不平了。

——難道她不應該和你鬥氣嗎？

章醫生好像反悔說錯了的樣子。

——我知道你也是壞的皮氣的！

——早知道，就何容再說呢？

苴茵姑娘這句話很喫力。

章醫生沒有別的話說了。

——我姐姐不應該受委曲的，請你不要把氣給她受：她上午哭過的……

妹妹說不下去了。

走開了開刀間好像生命張大起來的樣子。

八

睡在病床，
想起了故鄉。
農民的血點，
在眼前光亮。

睡在病床，
想起了母親的慈臉。
這個時候究竟怎樣了？
或者在暗房裏憶念着兒郎？

啊，我的理想真是大過青天！

離開了故鄉，

走進××軍官學堂，

希望着高奏凱旋。

出了學校，

跑上戰場；

革命隊伍裏，

忽然出了豺狼！

八月的陽光已不如夏天了。

在這個微風透盪着的樓台裏，**睜着的危靜**，趁早醒來就浴在溫暖的晨光裏。大概是病人的心懷容易引起了傷感吧，他這幾日來，情緒已經跟着病體的健康進程而來得更複雜了。有時候想起了故鄉，有時候又想起了戰線上。

故鄉的回憶是引起他第一傷感的根由。

他是看過了故鄉的農民大流血，憤而走到革命策源地的C州，在××軍校裏鍛鍊着鋼體。

他看過無數的弟兄死亡，他自己也受了無數的戰線上的奇驚異夢。

他在血泊裏洗過自己的腦袋。

但，現在他所得的不過一個病。

這自然使他青春的心裏生起了無數的波浪。

醫院的生活已經把他養成一個病的狂人了。

他不時就要發怒。

但他也發現了路旁的幸福。

走着大路的時候，常常也會注意到兩邊的奇花異草來的。

眼睛是不會怠惰的。

這早上的晨光實在使他興奮極了。

這晨光從外面到裏面來，就好像是戰線上敵人的烽火一樣地使他興奮。

誰想到在這醫院裏，
會有一朵紅薔薇花；
經過了我眼裏的血槽，
生長在我的心頭。

她好像我從前握過的鎗桿，
好像勝利就在目前；
她又好像我手中的炸彈，
看看就要爆成血光。

危靜的舌頭轉動着，翻翻身。
——她爲甚麼還不來呢？
他有些忍不住了。
儘是想着，實在會使病人的身體發起奇熱來
的。

危靜好像覺得蓋着的毛氈，是一個落在他身

的太陽一樣。

終於，苴茵姑娘來了。

——喂，終於來了呀！

危靜叫着。

苴茵姑娘笑了。

——昨晚好睡嗎！

——好的！

——我看你一天好似一天了。

——謝謝你，實在好得多了！

——是嗎？

——是嗎？我的女同鄉！

危靜已經叫慣苴茵姑娘做女同鄉了。

苴茵姑娘喜歡他這樣叫着的。

因為她是不忘故鄉的。

——肚子餓了嗎？

——想喫些的！

——那麼，我去泡牛乳來吧？

——謝謝……

常常是這樣的對話之後，兩個人就要笑笑的。
泡了牛乳來。

苴茵姑娘坐在床沿。

一調羹一調羹地送到危靜的口裏去。

他只是把自己的興奮的視線從玳瑁眼鏡裏掃
射出來，注視着她的兩隻大眼；那大眼却好像兩顆
墨棗一樣，好像要混着牛乳送到他的喉頭去一樣。

那流轉得太動人了。

終於危靜笑了。

——好笑甚麼？

苴茵姑娘停着把牛乳送到他口裏去。

——我自己也知道常常會這樣笑得無原無故
的！

他的眼光不離開她。

——我很使你高興的樣子，是不是？

她的兩排白牙牀好像他從前所率領的一團兵

整齊着的刺刀一樣使危靜眼熱。

——那麼，我也會使你開心了是不是？

她終於把頭低下了，注視着碗中的牛乳。

——你總是要這樣反問着的。

她再把牛乳一調羹一調羹送進他的口裏去。

靜默着。

好像許多的話堆積在靜默中間一樣，兩個人的呼吸非常緊張。

——謝謝，喫得夠了！

——還有些呢。

——不要了，讓你喫了吧！

——謝謝，喫了不要的喊我喫！

笑了。

——現在還想家嗎？

苴茵姑娘問，她大概又想起了家來了。

——剛剛早上想了的。

——想母親嗎？

——唉，不知道她還活着沒有呢……

實在有些傷心。

——我是全家都死了的……

苴茵姑娘心裏好像打着仗。

危靜伸出瘦小的手握着她。

——讓我替了你哥哥的位置吧！

——唉……

——不要嘆息，讓我將來替你的哥哥報了仇
就是了！

——我的哥哥實在死得可憐！

危靜聽了自己的事又湧上來了。

——我們死了許多有熱血的弟兄，但現在反
成了幾個人的餐桌上的野味了！

苴茵姑娘很動情。

——是嗎？這太想不到的變動呀！

——其實這也應該的。因為徹底的革命，靠資
產階級的武裝隊究竟不行；只有工農才能做到最

徹底的階段！

——你又要對我演說了是不是？

——那麼，你聽厭了嗎。

——不的！

苴茵姑娘是不能無關痛癢的，她是希望革命成功的。

因為哥哥同父親死得太慘了。

——你現在很傷心是不是？

——不只傷心；但，還要碰一下的！

——那麼，身體要緊啦，究竟！

危靜笑了。

——你會使我健康起來的！

苴茵姑娘的兩只大眼，在危靜眼裏漸漸擴大起來；變成兩顆有力的炸彈了。

——你真使我痛愛，女同鄉！

——我也把你看成比哥哥還要……

她停着了。

走進裏面去了。

九

姐姐同妹妹從醫院的大門并排着走出來。

馬路展開在前面。

太陽照着成羣結隊的人在走着。

已經是十一月的天氣了。

在C州，却老是同春天一樣地使人興奮。

姐姐穿着灰色的上衣，短裙子。

妹妹的裝飾同姐姐一樣。

——住在醫院裏真悶死人呀！

姐姐說。

——在外面走實在很適意的！

妹妹是喜歡這樣的看看外面的世界的。

醫院裏的情形是死，是病。

外面的世界是動，是生長。

黃包車夫，賣雜物的貨担，遊手好閒的人，貴家太太，學生……

在馬路上走各的路。

世界真是一個神祕的東西。

同是一樣的人類，却分了這麼多的隊伍，而每個隊伍都在連結着。

勞働者的隊伍裏只有力的結合。

貴家太太們總是走入綢緞店，修容館。

——姐姐，我們的生活太單調了！

妹妹這樣的忽然問姐姐。

——對的，我們的生活悲哀得很！

姐姐却是以自己的生活為無聊的慘悽的。

妹妹好像覺得姐姐的口氣裏混着毒味。

——姐姐，你真有些老成的樣子了！

姐姐聽了，自己也有些贊同的樣子，把妹妹的
腕挽着了。

——我好像同世界並沒有關係的樣子，我自
己好像是一個微生物……

妹妹不以爲然。

——怎麼會有不關係的道理呢？就是微生物
也是要空氣才會生存着。

姐姐不說話。

馬路一條一條地在眼前展開，又在後面消失
了。

走着。

C州在四面騷動着。

——嘿，聲音好大呀！

妹妹忽然這樣說。

高聳着的兵工廠的煙囪噴着煙。

——每天這樣地把C州的人提醒一下的樣

子，我聽得真是厭了！

姐姐討厭着這樣忽然使人傾聽的怪叫。

——姐姐，兵工廠真是每日都工作呀！

——打仗不能沒有子彈的！

——是嗎？姐姐，他們造成了子彈，會想到就是要人家生命的嗎？

——人家只知道做子彈的，誰去管別人家的生命呢？

姐姐總是不關痛癢的態度。

——假如兵工廠關了門，那不是世界要熱鬧多嗎？

妹妹的意思常是這樣的。

——不，妹妹，你錯了；假如沒有人死，那世界就要沒有了！

——怎麼呀，我不懂你的意思！

妹妹不歡喜了。

——人是定歸要死的！

姐姐近來實在有些使妹妹心裏難過，口氣太冷淡了。

——我想是人本來都定歸想活的：死呢，不過是沒有法子的事情！

——對了，就是沒有法子所以才有死這件事情！

姐姐的話依舊是替死解釋。

走着。

漸漸走到沙面來了。

大家都在忙着走路，好像有希望在每個人的眼前拖着他們的身體一樣。

——妹妹，我看過一次大死的！

怎麼叫大死呢？

妹妹好像不懂的樣子。

——一次死得多，不是叫大死嗎？哈！

姐姐這樣無拘無束。

——甚麼意思呢，姐姐？

——前年這個沙面發生了一個大死的事情：
外國人把遊行的中國羣衆用鎗打死很多很多……

——你看了嗎？

——R醫院派人來施救傷人的。

——那麼，你也來了是不是？

——自然！

沙面很平常，現在並沒有甚麼特別，人依舊在走着。

——現在不是好像沒有那麼一回事了嗎？妹妹！所以我說死並沒有大奇怪。

妹妹心裏怔了一下。

——怎麼說呢，姐姐？中國人給外國人打死了，不奇怪嗎？死是頂使人難過的，哥哥同父親不是不應該死的嗎？

——你是說到家來了！

靜默。

姐姐同妹妹一塊兒。

衣——育——衣——育——

許多工人在抬着大石板。

一個大石板足足十個人抬着。

——他們真苦吧，姐姐！

——苦是苦的！

——我想他們雖然苦，也曾想要大快活吧？總不見得老是願意這樣的！

妹妹的眼中看出的工人是很使人憐愛的；又好像每個工人的背後面跟着一位危靜似的，這真有些奇怪的感覺。

——他們真勇敢呀！

妹妹這樣說。

——怎麼勇敢呢？

——一個大石板他們都要放在肩膀上叫它跟着走，那不是很勇敢嗎？

——妹妹你真少見多怪呀……

——好像今天這樣走走真開心的！

——我總是覺得心裏轉着一個水車的樣子！

姐姐實在使妹妹厭煩了。

——你爲甚不可以開心一些呢？

兩個人走着。

轉了一條馬路。

——我們去合拍一張像片吧？妹妹！

——好的。

走着。

——留起來做個紀念很好的！

——是嗎？我們兩姐妹還沒有合拍過像片的！

姐姐却好像心裏梗着一塊石頭。

——合拍過像片終歸我們姐妹倆會離開的！

妹妹不說甚麼話了。

走進了一家照相館。

——小姐，照相嗎？

——是的呀！

——樓上，請！

姐妹倆一先一後的走上樓去。

拍照的時候，姐姐把妹妹的腕緊叩在自己的胸前。

妹妹覺得心裏有一隻小雀要飛出來一樣地微笑着。

十

危靜的身體已經漸漸恢復健康了。雖然現在還不能起來行走，但危險是絕對沒有了。他已經復活了。

戰綫上他沒有死，現在無論如何不會死了。

他戰勝了亂彈飛躍的戰線。

現在又戰勝了病魔。

希望等着他了。

青年人一想到會死，就整個世界都覺得是寶貴的了。就是一隻小蝴蝶也是可愛的了。

危靜是一個滿了熱血在心腸中的青年，他看輕了一切的虛榮大事！他只信仰着一件事：那就是要勝利。

要勝利，就是危靜的不願停止了呼吸的理由。

玳瑁眼鏡裏的眼光，就是暗夜裏的星點，他時常總是這樣觀察着世界，每一件的細小的東西裏面，他都看出了一個要素，那就是在生長。

無論甚麼東西都在他眼光裏在生長着。

他離開了故鄉，他離開了母親的時候，心裏搏動着的不是難過的愁車，是熱血狂擁着的航船。

他是離開了故鄉走向世界！

他是離開了母懷深入人羣！

現在，他睜在病床上所看見的天空，雖然不過是窗外的一片，但他在一片的當中已經看見了無窮的生命在活躍。

——我要生存！

他現在時常這樣想着。

我要生存！

只有眼前的世界可愛。

高聳在天空裏的煙囪的汽鳴。

好像是宇宙在向我呼號！

——你又在念經了！

苴茵姑娘從裏面走出來。把危靜嚇了一跳。

——我不這樣，恐怕身體會枯朽了吧？

笑笑。

苴茵姑娘兩隻大眼即刻變成了兩個炸彈，漸漸地裂開，危靜的心要衝破胸膛了。

——啊，好可怕的眼光呀！

危靜這樣地忽然叫出來。

你的眼睛，

真好像炸彈，

它會使宇宙跳躍，
它會使我心跳……

——你不要太過分了呀！

苴茵姑娘好像忍耐着甚麼似的。

——怎麼，你今天好像不喜歡我了？

——真是呢……

苴茵姑娘從懷裏掏出了一個小包，是手帕包着的。

——甚麼，給我看看！

——不！

——好同鄉，不要再這樣呀！

苴茵姑娘勉強伴着笑笑，把手帕解開，一張像片落在危靜的手裏了。

——真是謝謝——又怎麼兩個人呢？

——你猜猜是誰？

——怎麼她這樣悲哀的樣子呢？

——是呀，她太把臉孔愁着了！

——你又太生動了！

危靜沉吟着。

——我過兩天要調班了……

——怎麼……

——我要到頭等服務去了，三等的時間滿了。

苴茵姑娘有些寒心的樣子。

——……

——我現在給你這張像片，你可以常常看看呀，橫豎我沒有死呀！

——是嗎？你永久是生動的——危靜看看像片——你的姿態比她的生動多了，她太使人看了傷心的樣子呢……

危靜把眼光注視着像片上面這樣說。

——唉呀，了不得的災難呀！

忽然一陣叫嚷。

苴茵姑娘連忙走進去了。

——你姐姐……

苴茵姑娘大嚇了一跳，面色青了。

——怎樣了？

——要自殺了！

苴茵姑娘的腳軟下去了。

下扶梯的時候，她的身體就像一個皮球一樣
芝眠姑娘服毒了。

妹妹急得大哭了。

——不要緊，不會死的！

林醫生朝着苴茵姑娘笑着說。

——已經喫下了解毒的藥料了！

姐姐都一樣，不過眼睛無力的樣子，喘着氣，
朝着妹妹流出淚點。

——姐姐，你太看輕自己了！

姐姐淚點不絕地落下來。

——現在，你看守她吧！

別的姑娘們和林醫生都退出去了。

看護長來了，沒有話說。

因為服毒本來很平常的事體。

終於只有妹妹伴着姐姐在寢室裏了。

妹妹坐在姐姐的床沿，兩手摸着姐姐的眼皮，
擦擦姐姐的耳朵，握握姐姐的兩手。

——妹妹，我真是差不多死了！

——你讓我一個人留着嗎？哥哥……

姐姐哭出聲來了。

——現在，恐怕又要生了！

——怎麼不應該生呢，姐姐？

——我真是受得厭了想死一次的！

妹妹好像知道姐姐爲甚麼要死的樣子。

——不管他們算了，把自己來賭氣太不值呀！

——好的，我以後替你生下去就是了！

——你應該爲你生下去呀，姐姐！父親死了，
哥哥又死了，你是死不得呀！

哭了一下，也就止了。

——你再不要在開刀間服務就算了！

姐姐慘笑了一下。

——太給人家看不起了！

——只要自己看重自己呀，那裏管得別人的是非呀！

姐姐緊握着妹妹的雙手。

第二天。

苴茵姑娘好像帶了一個喜信給危靜的樣子地笑着。

——我姐姐不會死了！

——……

——那像片上面的她已經死了！

但，像片上面的芝眠姑娘的肖像却在危靜的
眼前浮現起來了。

十一

現在。

妹妹在頭等病室服務。

姐姐已經不在開刀間，調到三等病室來了。

已經是十二月的天氣，所以C州的天空也比以前嚴肅一些了。

姐姐因為經了一次的厭世觀念，態度已經同以前不同多了；她現在同十二月的天氣一樣，生命的熱力比以前更冷淡了，臉孔終日都是如愁雲暗霧一樣了。

芝眠姑娘現在還同十二月的天氣一樣嚴肅了。

當她第一次在危靜的眼前顯現時，他簡直大嚇一跳。

——沒有熱血的女子呀！

他的心裏怔了一下。

像片裏的面貌就浮上眼來。

他忽然可憐她了。

這女子太不幸了。

失了生下去的勇氣的人，在危靜的眼前會引起最大的同情來的。他向來不相信有悲觀這個事體的存在，凡是一個人，都有盡量努力生存，盡量去求幸福的命運的權利。

——小姐，替我泡些牛乳來吧？

芝眠姑娘略略地點點頭。

走出去了。

——她好像沒有生命在身邊一樣，她只是一

個機器了！

這個念頭走上了危靜的心頭。

芝眠姑娘把牛乳端上來了。

她要向後走了。

——請你幫一些忙吧，我還不能夠坐起來喫呢？

芝眠姑娘把眼睛看看自己的下巴，走近危靜的床沿去。

——自己不會送到喉頭去嗎？

危靜却不答她，點點頭。

——很苦是不是？

——不，完全不苦！

很靜，很靜。

——你妹妹不同你一樣呀！

危靜忽然這樣說。

芝眠姑娘不禁也看看他的容臉。

——你怎麼會知道我是誰呢？

危靜有些笑意了。

——我還知道你是我的同鄉呢。

芝眠姑娘沒有話說。

——是同鄉，總可以不客氣些吧？

危靜說。

——怎樣叫不客氣呢？

——好像我叫你替我泡牛乳，又要你替我送
進喉頭去……

芝眠姑娘依舊視線看看自己下巴。

——你死了父親同哥哥是不是？

他想利用些她身邊的話來引起她的談話興
趣。

她把視線看到對面去。

忽然，她心裏冷了一下。

——死了，早死了！

——那麼，不想想過嗎？

芝眠姑娘依舊看看自己的下巴。

——想他做甚麼呢，那已經是死了！

——一些不可惜嗎？

她心動了。

——可惜又怎樣呢？你自己死了，你還會可惜嗎？

——我自己根本就不願意死的！

她又視線斜過去看看他。

他也看她。

她要走了。

——你假如病不會好，那你就不願意死也要的！

——等下，同鄉！

——怎麼？

她問。

——你是我的同鄉呀，而我現在病了，我沒一個親人談談話……

她不走了。

——我不會談話的，我沒有口才……

危靜笑了。

——開開口就是了，何必定要甚麼口才呢；小孩子落下地來，難道起先就學過哭嗎？

她不禁也慘淡的一笑。

——你的口才很好呀！

——那麼，你輸了我是不是？

她忽然又心動了一下。

危靜的眼皮合上了。

芝眠姑娘根本同苴茵姑娘兩樣。她的眼睛不大是第一點，臉孔是尖尖的，這是第二。態度的使人看了心寒，簡直就同妹妹的笑口常開成了一個兩極端。

姐姐是靜物，而妹妹却是飛禽的。

危靜把眼皮開了。

——想甚麼？

——想想你和你的妹妹的奇特呢！

芝眠姑娘又把視線轉回來，看着自己的下巴。

——替我摸摸脈看看，比你的怎樣？

她摸近床沿去。

——你的手很瘦呀？

——比以前好多了！

——好像不像男人家的手呢。

危靜於是笑了。

——那麼，你的才是女人家的了！

他居然把右手摸着她的手。

這樣，她的臉孔就有些紅痕了。

危靜忽然靜下來，眼睛不注視着外面了，看到他自己的心原去了。

——她是想自殺過的，她是一個沒有了生存熱力的女子，她已經沒有了愛，她是一位值得憐憫的女子……

——那麼，苴茵姑娘呢？我愛過她的，她也把我看成心愛的哥哥，她想着哥哥……

——世界是要改造一番的，我應該去愛世界，去革命，爲甚麼要愛她又愛她的妹妹呢？

——不對，不對，我現在是在病中，我有餘裕去戀愛，我應該愛一個女子……

——那麼，假如我愛了芝眠姑娘，那她的妹妹不是要悲觀了嗎？

——不對，不對，她是年輕些的，她還不會感到生命的空虛，她還會生長，她同春天的草木一樣，縱然沾不到雨露，她也要發芽的，我不愛她，她不會變更了自己，她依舊是她……

——我應該愛那生命失了熱力的人，我應該愛一個自己不愛自己的女子。她，芝眠姑娘是想自殺過的，她應該被愛，我應該愛她，我愛她妹妹根本就錯了，錯了……

她好像做了惡夢一樣，自己忽然嘆了一聲，這把芝眠姑娘嚇了一跳。

她要走了。

他却把她的手緊握着。

一朵一朵的紅痕同傍晚的雲彩一樣。

——愛她就是了。女子根本就是女子，何分她
或她呢？我應該愛她了……

——你，你怎麼啦？

危靜連忙把手放了，芝眠姑娘裏面去了。

我要把自己的心，
去愛那被生命棄了的軀壳；
我要革命，
根本就要從最困難的地方下手！

要革命，
根本就不要戀愛女人；
但能夠把一位悲觀的女子生命救轉，
也是革命路程中的一個小收穫！

把自己的生命，
呈獻給革命；
把疾病的身軀，
救轉疾病的靈魂……

危靜看着樓窗外面的天空，心原就天空一樣
擴大了。

十二

現在的中國是一個有階級的國家。

現在中國的社會是一個許多敵對的組合；並且在單一的敵對裏又分化着在。這并不是小說裏面的造謠。

在C州的R醫院，顯然就是這種現象的。

R醫院是一個不平等的舞台。

生活的意義就是生活。

但它裏面却包含了一個高貴的同 一個 低下的。

高貴的是生活的掠奪者，低下的是生活被支配者。

一個是頭等病室，這是代表了高貴的，這裏常常住着主人同官長之類；一個是三等病室，這是生活被支配者，這裏常常住着奴僕兵役之類。

但還有一種梗在中間的：它便是二等病室，因為這個是不安定的生活場所，在裏面的病人有時候會住上頭等去的，有時候又搬到三等去的。

苴茵姑娘現在是在頭等服務。

在頭等，現在有位頭等人物，他是中國裏面屬於上層生活的代表之一；若在C州來說，他便是一位重要人物。

那麼，這頭等，現在有某要人在病着。

而她，苴茵姑娘，便爲了她自己的生活。她被指派着，她要伏侍這位某要人。

看護姑娘的生活決定了苴茵姑娘的生活，她不是自己願意或不願意的。

某要人自己包了一個特別間。

第一天,苴茵姑娘服務了。

——你很年輕呀!

某要人摸摸八字鬚說。

——那麼,你有鬚子了!

苴茵姑娘也笑着說。

——答得好,答得好!

某要人嘆着氣說。

某要人患的毛病,是他生活的史蹟。

他是梅毒患者。

苴茵姑娘有了醫學常識的,她老是提防着。

但某要人却是不提防着別人的。

——你告訴我:你現在幾歲了!

某要人伸着手要拉她。

苴茵姑娘走近窗口去,眼睛并不看他。

——大概十八歲的樣子!

某要人沒有聲音。

他要吸雪茄煙了。

——喂，你來呀，替我着火個！

苴茵姑娘把頭扭過來。

——你自己要吸煙沒有着火的才能嗎？

某要人却笑了。

——來呀，我要你點的！

苴茵姑娘替他擦了一根火柴。

某要人當她點燃了雪茄的時候就握了她的手，兩個眼睛笑得好像一位患沙眼的人。

——沒有事就放我走開吧！

某要人把雪茄煙呼了一口出來，噴向苴茵姑娘去。

她打起噴嚏來了。

——真是惡毒劇呀！

苴茵姑娘摔開了某要人的手。

——嘿嘿，小妮子樣！

某要人把八字鬚清一清，坐了起來。

她走到窗口去。

——窗外面有東西看嗎？扶我去看看！

苴茵姑娘把頭扭回來。

——你的腳呢？

某要人不高興了。

——我叫你扶你就應該聽懂了！

——還沒有聽懂呢……

某要人依舊躺下去。

——那麼來替我捶捶背！

苴茵姑娘臉孔上面有了些厭煩氣色。

——何苦要這樣纏個不清呀！

某要人呼了一口雪茄煙出來。

——你在幾等呀，你知道嗎？

她依舊看着窗外面，把手支撐着下巴。

——你替我算算看：我一天在這裏花掉多少

錢！

某要人自己在說着。

——我花錢到這裏白睡嗎？

——你是來醫病呀！

某要人聽了摸摸八字鬚，搔搔耳朵。

——我花錢，你就要答應我所叫你做的事呀！

——那麼，你是花錢來專門給苦我喫嗎？

苴茵姑娘依舊看着窗外面，好像要笑的樣子。

——我說我花了太多的錢了，一天幾十塊還不多嗎？

是的，某要人一天在醫院裏花的錢足夠苦力們一家一月或者一月以上的生活費，這實在太多了。

某要人自己沒有錯悞。

苴茵姑娘聞着了雪茄煙，眼裏好像被針刺着一樣。

——我到外面去一忽，等下來！

某要人摸着鬚子讓苴茵姑娘走出去。

——步調還中肯！哈哈！

某要人自己笑了起來。

苴茵姑娘走出來。

她到樓台口去。

看着。

三等病室的樓台正對着她的眼睛。

危靜一隻手拖着她的姐姐；她的姐姐用手帕替他揩着嘴角。

笑的樣子。

苴茵姑娘把頭扭回來，向後走了。

——喂，苴茵，聽到了風聲嗎？

活頭的邱姑娘也在頭等服務。

——甚麼呀？

苴茵姑娘連忙問道。

——我說的是章醫生……

邱姑娘好像得了甚麼寶貝似的，把聲音低下來。

——章醫生怎麼啦？

——他個個姑娘都要用手段的，現在又和鍾繼個不清了！——邱姑娘笑了一笑——誰在開刀間服務誰就要被他愛一下子，哈哈！

——哈哈！是嗎？

苴茵姑娘這樣說。

——因此，林醫生要同章醫生喫醋了，老林是愛老鍾的呢——哈哈！

——你真是包用德律風呀！

苴茵姑娘現在想起了林醫生摸她的臉孔時候，不覺得無趣了，因為醫生們正同某要人一樣。

——你有甚麼事梗在心頭嗎？

邱姑娘看着苴茵姑娘不喜歡的樣子追着問了。

——沒有的，一些事也沒有的！

此話一完，腦袋裏就浮上危靜同姐姐來了。

十三

喫過晚飯，苴茵姑娘自己走到草地上來。

同弓一樣的月亮從飄飛着的雲彩裏面奔走着；柳樹下，黑影盪漾。苴茵姑娘呼吸着這夜晚的冷氣，踐踏在盪漾着的黑影裏，好像自己的生命被自然界所主宰着一樣，覺得浮沉起來，就好像狂風中的小蝶，不得不依靠着柳樹安定自己了。

她依靠着柳樹，兩隻大眼同晚上的蝙蝠一樣，在四圍飛旋着：看看月亮，看看飄飛着的雲朵；忽然，她低下頭來，看着眼前浮漾着黑影，這黑影

好像一隻大怪物，漸漸地在她眼前張開了口，終於她被黑影吞掉了。

黑影變成了她的故鄉。

苴茵姑娘的精神奔回家裏去了。

哥哥，父親，在菜油燈下面圍坐着，姐妹站在旁邊，癡聽着，或者參加幾句話，父親在談論着農民的苦況，哥哥讚嘆着，姐妹也互和着。哥哥有時候就大罵地主們混蛋，終有一天，他定歸要把鋤頭砍上他們的腦袋去出出氣，於是就沖幾小杯的黃酒，在菜油燈上面烘着，烘熱了，父親嘗嘗，自己也嘗嘗，姐妹倆嘗嘗，一天的疲勞就這樣消失去了……

忽然，眼前顯現了一個死屍，他就是父親；又顯現一個，他是大哥；又一個，他是上身和下身分開着……

苴茵姑娘身體打顫起來，眼前的盪漾的黑影就好像是他的哥哥，同他父親的靈魂一樣，好像要求她要甚麼一樣，老是不肯離開，老是繞在她的

周遭……

忽然，如弓的月亮，給一朵黑雲遮住了，於是
苴茵姑娘的眼前就展開了一個廣大無邊的黑影…

…

同二哥送姐姐上火車。

自己漂流來到R醫院。

無聊的呆板生涯同受氣。

後來生命得了救，接收了一個危靜的愛，當他
是自己的哥哥。

相愛。

——姐姐佔有了我的位置了，她把我從世界
擠開了，我是依舊一無所有的我了……

——哥哥死了，父親也死了，現在只有一個姐
姐，她是想死過的，但她復活了，她是復活了，她是
被救了……

——失掉了一個危靜的愛情，多了一位自己
的姐姐，我並沒有損失，我依舊是我，我依舊可以

活下去，我有姐姐，我還剩下一個骨肉，我有了她，我不會孤獨了……

——危靜是一個人，姐姐也是一個人，姐姐本來要死的，但危靜救她了，那麼，我不愛危靜愛姐姐不是一樣嗎？

——對了，姐姐是可憐的，姐姐應該得了危靜的愛，我呢，愛自己的姐姐就是了，我何苦要自己苦惱呢？

——你太自私自利了，你要知道：你失掉了危靜，却依舊有位姐姐，不然，姐姐一定還要死的，那麼，反害了姐姐了！

荳茵姑娘眼睛一亮，覺得世界太可愛了，沒有一件東西比她自己的心地還廣大，沒有一件事情梗在她的心胸。她笑了。

但，廣大無邊的黑影又在眼前擺佈着，好像一個特地替她設下的陷阱一樣，她每時每刻都有失足陷下的可能。

世界是甚麼？

世界是一個最大最深的陷阱。

苴茵姑娘自己又這樣告訴自己了。

黑影不離開她。

R醫院是黑影的頭。

頭等病室是黑影的眼睛。

苴茵姑娘全身戰慄起來了！

——啊，這個世界太可怕了！

世界是甚麼？

世界是束縛着她的鎖鍊。

——對了，只有眼前的生活才是我的仇敵，只有眼前的世界才是我的敵人，只有它使我不幸，因了它我才失掉了整個的歡喜！

——危靜也是不幸的，他離開了母親去從軍，終於反害了自己得了毛病，他是本來應該佔上風的，但他被人從高台上面推下來了，那麼，世界在他也是一個陷阱，他並沒有比我勝利，他……

——姐姐本來是失望的，但她雖然暫時得了救，但陷阱還沒有消失：終歸還是不幸的……

——對了，只有眼前的世界才是我們大家的敵對，我應該詛咒世界，我不應該同姐姐鬥氣，我應該愛姐姐……

——世界使哥哥死了，世界使父親死了，世界又要來欺負我了，啊，世界！世界！

苴茵姑娘差不多要叫起來了。

忽然，月亮衝出了雲圍，眼前光亮起來了。

——沒有甚麼不安了，我苴茵並沒有仇人，有之，只有一個眼前的世界！只有它……

苴茵姑娘走動起來。

浮盪着的樹影不使她寒心了，那不過只是黑影吧了。

苴茵姑娘心裏同白水一樣，純白無疵了。

她覺得已經把重担放下了。

她現在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她自己的生活，

同支配着她生活的世界吧了。

眼前一切都值得痛愛，所應該仇恨的只有目前的生活吧了！

危靜可愛的，姐姐也是可愛的。

她不幸，危靜同姐姐也是不幸的。

在草地的一邊，那個被切斷了一隻腳的傷兵在撐着丁字架走着，他的傷口已經恢復了，但他沒有家；他的家遠在千里，他不能回去了，所以現在他每日在醫院裏鬼混，喫些病人喫不完的飯菜，晚上就在醫院走廊裏或是扶梯下面挨過去。

苴茵姑娘看見了他，覺得他也是可愛的一位世界的受難者了。

——我並沒有比別人不幸！

苴茵姑娘回寢室來了。

姐姐迎着她，帶笑着。

——妹妹，你那兒去呀！

妹妹陪笑着。

——沒有，草地上隨便走走！

——不要再下次吧，現在漸漸的涼了，可不要受了風寒呀！

妹妹很感動，姐姐是不是太愛她了嗎？

沒有事，睡是時候了。

但不知道怎的，妹妹老是把眼睛睜着，看着對面睜着的姐姐。

姐姐好像發覺了妹妹的樣子。

——妹妹，不好睡嗎？

——不，沒有甚麼事梗在心頭！

姐姐聽了，好像有甚麼難過一樣。

——唉……

妹妹慄了。

——姐姐，你嘆息甚麼呢？

——沒有，不過隨便這樣吧了！

——怎樣會隨便呢？

——想怎樣就怎樣吧了。

——哈哈，你很達觀了呀！

——哈哈！

姐姐實在可愛極了。

——姐姐，你現在想想家嗎？

——你怎麼要問這個：妹妹？

——不過想怎樣也怎樣吧了！

——想起來太傷心了，還是不要多想了吧，妹
妹！

姐姐的口氣可愛。

妹妹却高興起來了。

——那麼，父親同哥哥呢？

——那想起來自然傷心的……

姐姐停着了。

——姐姐，你記得那一天我同二哥送你到火
車站的情形嗎？

——唉，真好像還在目前！

姐姐說。

——可是，你會想到你就不能再見着哥哥了嗎？

——唉，這個世界實在有些奇怪呀，實在想不到會這樣的。

——那麼，你恨這個世界不是？

——有些恨的！

——你看我們的同鄉可憐不呢？

——誰呀？

——我說的是危靜……

姐姐聽了不覺心動起來，她不答了。

——怎樣？

妹妹却喜歡這樣問下去。

姐姐覺得自己的床上生長了許多釘，好像刺着她的身體一樣，她爬起來了。

——做甚麼？姐姐！

——我想同你一起睡！

姐姐過來同妹妹睡在一床。

靜靜的。

——妹妹……

——做甚麼？

——我說……

——你說怎麼的……

——我說危靜很可愛……

妹妹心裏大感動了。

——是嗎？

——妹妹！

姐姐叫。

——怎麼的。

——你會恨我不會？

——無原無故恨你做甚麼呢？

——爲的……

姐姐伸出一隻手去攬着妹妹。

——爲的怎麼呢？

——爲的我愛了危靜……

——那有甚麼使我要恨的呢？

妹妹也伸出手來攬着姐姐。

——你愛他，他也愛過你的，我知道……

——不，讓你愛他吧！

妹妹很感動地說。

——那麼不恨我嗎？

——我祇是愛你，姐姐！

姐姐眼裏飛奔了一陣熱淚出來。

十四

苴茵姑娘雙手捧着一個雪白的磁盤。

上面端着一個裝金的玻璃杯。

杯裏面盛着藥。

她捧着，走到某要人病房口；轉回來，用背脊推開門扇，退到裏面去，門就依舊合上了。

——請喫藥！

苴茵姑娘把盤捧上前去。

某要人清清八字鬚。

他不表示要。

——不苦的，這藥！

苴茵姑娘說。

某要人把嘴動一動。

——要你把藥送上我的口來！

苴茵姑娘依舊捧着磁盤。

——不嗎？

——你自己是不是很快就可以送到喉頭去嗎？何苦要我替你送呢？

某要人清清鬚鬚，兩個眼睛好像鼠眼一樣轉轉。

——送你喫！

某要人兩手伸直，把磁盤從苴茵姑娘手裏摔下地板去了。

都成碎片了。

——你真惡毒呀！

苴茵姑娘喉頭好像梗着一塊石頭。

某要人却依舊清清鬚鬚。

——沒有給你樣子看看，你到死也不知道大老爺的厲害！哼哼！

苴茵姑娘空手走出這房間來。

過了一刻。

頭等病室裏議論紛紛。

看護長終於在樓頭裏找着苴茵姑娘。

——你打破了東西不報告嗎？

——并不是我打破的！

看護長走近去，兩手拱着腰，上上下下端詳着苴茵姑娘。

——不是你，還有別人嗎？

苴茵姑娘終於板起了臉孔。

——是他打壞了，他從我手上把它摔到地板上去的！

——那是你惡作劇！

——我沒有存心！

——你不應該給他發怒呀！

——是他太惡作劇呀！

苴茵姑娘眼眶裏潮溼了。

——打破了是怪你自己的！

——我就我吧！

——那麼！要賠的！

——我知道要賠的！

——那你下次還可以打破它，醫院裏不怕沒有新的！

——自然，我都是錯的！

眼淚開始落下苴茵姑娘的心裏去。

看護長去了。

好容易，挨過了服務的時間。

苴茵姑娘從頭等病室的大門，走出草地上來，
伸伸腰，好像滿身的不舒服都丟在病室裏面去了。

走走。

噠噠噠！

忽然R醫院的大門口駛進了一輛黃色汽車，

在苴茵姑娘面前起了一陣惡煙，停着了。

車門開了。

一個大漢走下來他的兩手好像捉野狗一樣地捉着一位女子；女子掙扎着，吶喊着。

——讓我死了吧，何苦定歸要把我救活了呢？
滾你的吧！

苴茵姑娘迎前去問那大漢。

——做甚麼事啦？

——服了水銀，這小鬼！

苴茵姑娘的耳朵好像射進了一粒子彈，頭腦要裂開的樣子。

——把我救活了，是增加我的災難呀！滾你的吧！

——不要說東說西……

汽車夫走下來幫忙着那大漢把那女子挾着。

——我不願做人家的牛馬了呀，我活受罪太忍不住了呀！

苴茵姑娘好像這句話就是她自己沒有說出來的一樣，心裏大大地震動了一下。

十五

火焰，火焰……

轟，轟，轟……

C州翻身了！

中國動搖了！

R醫院變成一個波濤上的飛船了。

苴茵姑娘從頭等病室裏很快地就走到外面來。

眼前的情景完全變了。

醫院裏已經是騷動極了。

苴茵姑娘在草地上看着上面的天空那火煙旋轉上青天的樣子，簡直比一幅最動人的美術畫還要直接使人眼快，因為美術畫是人工的理想的構成，而這眼前的景象却是歷史弄出來的演化圖。

苴茵姑娘心動了。

外面不絕的鎗聲，同她體內的熱力一樣，使她的身體，她的神經，直接各部分都感覺了興奮的意味。

醫院裏變動了。

那麼，世界在苴茵姑娘眼前跳躍了。

——了不得了呀！

某醫生從草地的左面走到右面，好像他體內有甚麼惡蟲在咬他一樣地不安着。

——世界將不是我們的了！

——看看呀，那火光即刻就要蔓延到醫院來了！

——災難，災難，真災難了呀！

看護長連忙走進院長的辦公室去。

那是頭等病室裏。

苴茵姑娘看了這眼前的景象，心裏發火了，她自己着了火了，她自己有些當不住了！

——我活受罪太忍不住了呀！

那位女子的聲音又在她腦袋裏面生長了起來。

苴茵姑娘一想到這句話，就好像是自己老早想過的。

R醫院使她憎恨了。

頭等病室成了眼中釘了。

想起了哥哥同父親。

危靜的精神又激發着她了。

苴茵姑娘的腦袋好像要裂開一樣。

——我沒有了一腳，我也可以活一下了呀，媽媽的，滾吧！

切斷了腳的傷兵撑着丁字架從廚房的後門走

了出來。

苴茵姑娘大大地心跳了一下。

外面的鎗聲趕着她的步伐，苴茵姑娘走向藥室的門口來了。

推開了門。

苴茵姑娘兩隻大眼，好像一隻餓鷹一樣，把藥架上一大瓶的火酒當着可以一飽的食料一樣地眼熱。

十六

——危靜呀，我的妹妹一定給火燒死了！

危靜把被一掀坐了起來。

——他們終究幹起來了！

危靜要起來了。

——不行，你不能起來呀！

芝眠姑娘吊着兩串淚珠。

——我應該起來了，我難道還敢躺在床上了嗎？我需要起來了！

危靜發了狂似的，把芝眠姑娘一推，好像一個

輕氣球一樣奔走出了樓台。

芝眠姑娘連忙在後面趕着。

三等病室裏面大騷動了。

看護姑娘們嚇得兩眼只能夠直視，不能看到旁邊了。

危靜好像衝鋒一樣地衝出了R醫院的大門，一旦起來的身體好像製造過的一樣，一些也不覺得堆重，兩腳好像離着地面一樣。

芝眠姑娘的心已經裂開了。

她的腦蓋裏面已經沒有腦髓了。

頭等病室火焰衝天。

R醫院已經好像熱鍋裏面的一隻還沒有失掉知覺的魚一樣。

某要人在窗口跌下來，腦蓋破了。

看護長大概是葬身火穴了。

醫院裏已經沒有人去注意着旁邊的事了。

芝眠姑娘已經失了她的感覺一樣地癱立在草

地上。

林醫生挽着鐘姑娘走過。

芝眠姑娘依舊癡立着。

章醫生從後面走來。

——喂，你看，現在他們都要逃避去了！

他一隻手伸過芝眠姑娘的腕下，兜着了。

——現在跟我走吧，我們沒法走到澳門去吧！

芝眠姑娘無主宰地讓他挽着自己，眼看章醫生走着。

——這裏無論如何住不得了，我們逃到澳門去可以安穩的，我那兒有美國同學的朋友，我們生活得下去了的！

章醫生得意地笑着說。

走向開刀間去。

——把我常用的傢伙帶去，醫生到處可以生活的。

走進了開刀間。

章醫生自己收拾他的傢伙，打開一個皮提篋。

芝眠姑娘腦已經是空的。

她無目的地注視着章醫生要放進皮提篋裏面去的一把雪白的刀。

——給我看看，好白呀！

——自然，它真是救了許多人；但因為它殘廢了的也就不少了！哈哈！

他把刀給她，又忙於收拾別物。

芝眠姑娘腦蓋裏面好像是早已空了的。

但她的眼睛却忽然亮起來。

她看看刀。

不過只一下，這把刀就佔有了章醫生腦蓋的半個了。

很馴服的，很馴服的倒下。

開刀間外面的鎗聲接着又接着。

芝眠姑娘伸伸腰。

十七

太陽在高天。

C州好像初落地的嬰孩一樣地活動着。

從這條街到那條街，接連着一條布條，迎風飄舞着。

在上面，寫着幾個大字。

小孩子們在書本裏沒有唸過這幾個連貫在一道的字眼，他們在搜索着腦袋。

爲甚麼它會代表了自由呢？

小孩子們互相談論着，放出奇異的眼光；搜索

着小小的腦袋。

市民們在走着，布條在他們的上面。

布條在上面飄舞着，市民們在下面走過。

人類並沒有失掉甚麼。

大眾還在生長着。

一個高大的建築物聳立在街心。

它的白色的大門塌了一角。

在塌角下面垂下了一面旗，好像一個巨人的
舌頭一樣。

在下面兩根鎗握在兩根掌心裏。

小孩子們搜索着小小的腦袋。

他們怎麼會成了人家敬畏的人呢？

想想看，睜睜小眼睛。

喂，立正。

行個禮。

苴茵姑娘在巨人的舌頭底下走進去。

——喂呀，你還活着嗎？

這個聲音忽然而來，倒把苴茵姑娘嚇了一跳。

——喔呀，危靜……

兩個人點點頭。

笑笑。

握握手。

——你做了甚麼？

——婦女部。

——現在，同志了嗎？

——這樣吧……

聲音很有些不自然。

——那麼，女同志，來我這裏坐坐吧？

——你？

——宣傳部，我……

一塊兒走。

讓步調合合節拍着。

——這個，就是我的辦公室。

這裏又有一個巨人的舌頭。

兩個人在下面走進去。

兩個人互相端詳着。

笑一笑。

——坐一下吧！

——好的……

兩個坐下。

他在這一面。

她在那一面。

中間排着一張桌。

——真好像初認識一樣呀！

這一面的聲音跳過了桌面。

——真是，哈哈！

苴茵姑娘還是有些不自然。

兩個人看看。

再笑一笑。

——笑做甚麼？

——那麼，你自己呢？

兩個人再笑笑。

玳瑁眼鏡裏兩只燈光。

兩個大眼睛依舊像炸彈。

——真是做了一個夢一樣！

危靜心裏有些寒氣的樣子，忍着心腸說。

——是嗎？……

再沒有下面的話了。

——唉，我好像非常愛過你一樣……

——我，我自己也是的……

苴茵姑娘兩個眼睛閃閃。

——現在……

——哈哈……

笑笑。

各人把頭低下來。

各人的心本來總是自己知道些。

苴茵姑娘在抽屜裏搜索着。

忽然那張像片走入了她的眼裏。

在後面却題上了一首詩：

把鐵一般的熱情，
來結束我的戀愛。
把自己的心血，
來培植初墾的田園。

新的歷史本來是本空白紙，
現在不過才寫下了第一頁；
還需要更多更多的血點，
未來的人們才能看到最後一面。

——危靜……

——甚麼？

看看。

——這……

——見笑……

——哈……

兩個人依舊笑笑。

笑笑。

再看自己的心地。

靜，靜。

他仰起頭，看看。

低下來。

她也仰起頭，看看。

低下來。

巨人的舌頭一閃。

探進了一個頭來。

——同志！

危靜把頭仰起來。

——甚麼？

——有一位人來找你！

——甚麼人？

——一位……

——一位甚麼呀？

危靜看着苴茵姑娘。

苴茵姑娘似乎知道甚麼。

——一位女同志吧？

——不，我沒有認識着誰！

危靜連忙說。

——正是一位女同志！

——那麼，請她到這裏來！

——是！

兩個人互相看看。

看着巨人的舌頭。

一個頭。

進來了。

——唉呀，我的姐姐呀！

兩姐妹擁抱着。

危靜搔搔頭皮。

——妹妹……

——姐姐！

危靜眼很熱。

——危靜，讓你做了我姐妹的哥哥吧！

芝眠姑娘吊下兩串淚來。

妹妹睜着兩隻大眼睛。

——讓我們永久愛着吧！

——兄妹吧，同胞吧，同志吧：爲了整個的中國急需要解放的緣故，我們努力生活下去吧，始終貫徹着新歷史的使命吧！

危靜說到這裏胸膛裏忽然如像千軍萬馬奔走着一樣，有些當不住了。

姐妹連忙圍上去扶住他。

——危靜，你的病終究還沒有好呀！

——不要緊，無論如何，我要奮鬥到底！

好像氣球忽然爆開一樣，危靜的口張開了。

十八——廿五，一，一九三〇，上海。

1930 2 4 付排

1930 2 25 出版

1—2000 册

版 所

權 有

實價三角八分

17404



38